

連雅堂與《臺灣詩薈》

江錫賢

目次

- 一、前言
- 二、《臺灣詩薈》之性質
- 三、連雅堂在《臺灣詩薈》所發表之詩文統計與分析
- 四、從《臺灣詩薈》看連雅堂的治學精神
- 五、結語

一、前言

連雅堂，名橫，字武公，雅堂是他的號，又號劍花；他在臺灣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不但是一位著名的史學家，也是一位出色的語言學家、詩人、作家、報社主筆；在其三十一歲之年（清光緒三十四年，西元一九〇八年），著手進行歷史文獻鉅著《臺灣通史》之研究，歷經十年艱辛奮鬥，終於在四十一歲之年（民國七年，西元一九一八年）全部撰寫完成，一舉成名天下知，但他並不以此為滿足，仍無時無刻不在潛心研究，或寫詩篇，或作文章，或編語典，皆卓然有成；尤其在民國十三年二月至民國十四年十月間，創辦《臺灣詩薈》月刊雜誌，一時臺灣及大陸各界知名人士如林熊祥、林小眉、胡南溟、蘇鏡潭、洪棄生、梁啟超、黃季剛、章太炎、張繼等人，都有他們的文稿刊登詩薈，蔚為臺

灣文壇盛事（註一），《臺灣詩薈》，水準甚高（註二）。筆者對連氏崇拜之餘，除先前曾撰〈臺灣一代名士連雅堂〉一文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八十七年元月份臺灣文獻學術研討會發表，以彰揚此一多才多藝之曠世學者外，擬再於今後作系列之研究，期後人對連氏之著作，更加瞭然，裨益學術研究進行，這是本文撰寫之緣起。

二、《臺灣詩薈》之性質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於民國八十一年所出版的「連雅堂先生全集」，一共有十五冊，惟有部分人士以為皆是雅堂一人之作品，其實不然，其中《臺灣通史》（上）、（中）、（下）三冊、《雅堂文集》、《劍花室詩集》、《臺灣語典》、《雅言》合輯、《雅堂先生集外集》、《雅堂先生家書》等，固屬雅堂傑作；但與雅堂先生集外集合輯之《臺灣詩薈雜文鈔》、《臺灣詩乘》、《連雅堂先生年譜》、《連雅堂先生相關論著》（上）、（下）冊、《臺灣詩薈》（上）、（下）冊等，則非雅堂個人作品（註三），不可不察也。

如前所述，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所出版的《臺灣詩薈》，它不是一部書，而是連雅堂於民國十三年二月在臺北創辦的月刊雜誌，既曰月刊，也就是按月出版之期刊，創刊號發行於民國十三年二月，至民國十四年十月第二十二號出版後停刊，共歷時二十一個月而出版了二十二期，這是因為十三年

十二月出了兩期的緣故。十二月十五日第十一號出版後，於同月三十一日又發行第十二號，該號有啓事如下：「詩薈以本年二月十五日發刊，月出一冊，至十二月十五日，凡十一號，乃於本日增出一期，以足本年十二月號之額，且爲同年豫祝，材料既富，紙數復增，並添印數千本，分送內外，藉揚文化。漢學（註四）銷沈，有心同慨，補弊起衰，更期努力！」

至於《臺灣詩薈》月刊雜誌何以在民國十四年十月十五日最後一期之第二十二號就停刊，其原因在該號封底，有雅堂啓事及詩薈啓事各一，可以明白，茲詳錄如后：

（一）雅堂啓事內容爲：「鄙人曩撰臺灣通史之後，則欲稍事休養，而世務紛紜，未能息肩；重以臺灣文學式微，心滋隱痛，爰刊詩薈，以爲維持，補弊起衰，不無少效。顧自秋來，體頗不適，因擬小住西湖，暫拋塵事，澹泊養志，解其天弢。他日頑健勝恆，自當再親筆硯，以就教於諸君子焉。連雅堂敬白。」

（二）詩薈啓事內容爲：「詩薈發刊以來，將及兩載，辱承讀者諸公惠愛，推銷日廣，眷顧前途，頗多期望。茲因編輯連雅堂先生養靜西湖，乏人承辦，定自後期暫爲中止；俟至明年三月自當照舊刊行，以酬雅意，此後如蒙賜書惠款，請暫寄臺北市大橋町一丁目一一四番地陳錫坤收轉。臺灣詩薈謹啓」。

發刊將及兩載之臺灣詩薈，至此停刊矣，停刊之原因，如上所述，乃因雅堂將至西湖養病，承辦乏人，而林申生口碑稱該刊財務週轉不靈，亦爲停刊原因之一，應屬可信。雅堂內渡，遲至明春始成行，故最後一號詩薈啓事所云：「俟

至明年三月自當照舊刊行」，亦永不克實現矣（註五）。

《臺灣詩薈》月刊雜誌，內容五花八門，該刊先後分關：「詩鈔」、「詩存」、「詞鈔」、「詞存」、「文鈔」、「文存」、「學術」、「論衡」、「傳記」、「雜錄」、「遺著」、「詩話」、「詞話」、「曲話」、「詩鏡」、「小說」、「尺牘」、「紀事」諸門，既名「詩薈」，主要自以刊載詩篇爲多，其中所謂「鈔」，以當時人所作屬之；「存」，既錄存前人之遺作（註六），此外尚有「詩畸」、「謎捲」及補白性質的「遺墨」、「啜茗錄」、「花叢迴顧錄」等，不一而足。

《臺灣詩薈》月刊雜誌發行之動機，如前所述，在該刊最後一期即第二十二號雅堂啓事有云：「重以臺灣文學式微，心滋隱痛，爰刊詩薈，以爲維持，補弊起衰，不無少效」。該刊第十二號餘墨復說明其發刊旨在貢獻臺灣之文化，其文爲：「古人有云：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夫今年之春，吾既發刊詩薈，而明年之春，吾又將何籌畫，以貢獻臺灣之文化。」

另雅堂在《臺灣詩薈》第一號內「臺灣詩薈發刊序」，對《臺灣詩薈》發行之動機亦闡明甚詳，其文爲：「夫以臺灣山川之奇秀，波濤之澎湃，飛潛動植之變化，固天然之詩境也。涵之、潤之、收之、蓄之、張皇之、鼓吹之、發之胸中，驅之腕底，小之爲挖雅揚風之篇，大之爲道德經綸之具，內之爲正心修身之學，外之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我詩人之本領，固足以卓立天地也。不佞，騷壇之一卒也，追懷先德，念我友朋，爰有詩薈之刊。不佞猶不敢以詩自囿，然而琴書之暇，耕稼之餘，手此一編，互相勉勵，臺灣文運之

衰頹，藉是而起，此則不佞之幟也。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尤願與我同人共承斯語，日進無疆，發揮蹈厲，以揚臺灣詩界之天聲」。

至於《臺灣詩薈》發行之意義，雅堂在該刊餘墨、啓事曾作詳細說明，其文爲：

(一)《臺灣詩薈》第五號餘墨：「不佞之刊詩薈，厥有二義，一以振興現代之文學，一以保存舊時之遺書。夫知古而不知今，不可也；知今而不知古，亦不可也，故學術尙新，文章尙舊，採其長而棄其短，芟其蕪而揚其芬，而後詩中之精神，乃能發現。」

(二)《臺灣詩薈》第三號雅堂啓事：「鄙人發刊詩薈，原非營業之計，良以臺灣今日之漢文廢墜已極，非藉高尚之文字鼓舞活潑之精神，民族前途，何堪設想，然印費浩大，獨力難支，提筆躊躇，不勝憂慮，諸君子爲臺灣計，爲漢文計，如承定購之時，祈將報資先爲惠下，俾得周轉，以免滯停，豈惟鄙人之幸，臺灣民族之文明亦有賴焉」。

(三)《臺灣詩薈》第十二號餘墨：

其一：「臺灣文化，今消沈矣，振興之策，雖有各種，而發皇詩教，鼓吹詩風，以造成完全之人格，則詩薈之責任，而不佞所欲就教於邦人諸友也」。

其二：「不佞不能詩也，而敢爲詩薈，詩薈者，集衆人之詩而刊之，仍以紹介於衆人，不佞僅任其勞，而臺灣之文學，賴以振興，於臺灣之文化，不無小補」。

《臺灣詩薈》是一種介於營利與非營利之間的月刊雜誌，如上列該刊第三號啓事：「發刊詩薈，原非營業之計，良以臺灣今日之漢文廢墜已極，非藉高尚之文字鼓舞活潑之精

神，民族前途，何堪設想」，明顯地可知，雅堂創刊詩薈之用意，旨在發揚民族精神，振興漢文於不墜（註七）；惟爲了維持月刊雜誌之基本生存，必須謀求收支平衡，故除請定購者先寄報資外，亦不得不在各期刊登啓事、廣告或發售、代售雅堂本人作品，洪棄生作品或其他新舊書籍、報刊等，經統計如后：

(一)營業性之廣告或啓事共十五則，如特理痔瘡性病之兩江醫院廣告、專辦民刑事件之辯護士蔡式穀廣告、新恆生藥舖醫生蔡鍊生廣告（詳載《臺灣詩薈》第二、三、四、六、八、十二、十五、十七、十九、二十號）。

(二)發售雅堂所著《臺灣通史》，共九則廣告（詳載《臺灣詩薈》第一、二、四、五、七、九、十二、十九、二十二號）。

(三)發售雅堂所著《大陸詩草》，共七則廣告（詳載《臺灣詩薈》第五、八、九、十、十一、十三、十六號）。

(四)發售洪棄生所著《寄鶴齋文攬》，共六則廣告（詳載《臺灣詩薈》第八、九、十、十一、十三、十六號）。

(五)發售或代售其他新舊書籍、報刊，共十八則廣告，如代售「新民國」（北京新民國雜誌社發行）、代售「愛國報」（中華聖教總會發行）、代售《海潮音》（武昌佛學院發行）、發售《吳梅村全集》、《天蘇閣叢刊》等（詳載《臺灣詩薈》第五、七、八、九、十、十三、十七、二十、二十一號（註八））。

三、連雅堂在《臺灣詩薈》所發表之詩文統計與分析

《臺灣詩薈》月刊雜誌是雅堂於民國十三年在臺北創辦的，主編之職名義上是雅堂一人，實際上是雅堂與洪棄生（名繻，亦號月樵）兩人合編，故每期都有雅堂與洪棄生的詩文（註九），其中，尤以雅堂之詩文居多。

雅堂之詩文，在《臺灣詩薈》發表者，種類極多，內容至豐，其範圍包括有詩鈔、詞鈔、文鈔、輯錄等；另每號均有補白性質之餘墨、啜茗錄、花叢迴顧錄，此三種性質相同，經統計餘墨共二七二則、啜茗錄共二十一則、花叢迴顧錄共十則。其詳如后：

《臺灣詩薈》第一號：

詩鈔：夜宿凌雲寺、次韻酬文訪並呈同社及詩鐘二則——

王首、知虎。

文鈔：臺灣通史序、臺灣漫錄（一）。

輯錄：臺灣詩乘（一）。

《臺灣詩薈》第二號：

詩鈔：臺灣詩薈發行賦呈騷壇諸君子，觀音山四首、次韻酬文訪並呈小眉及詩鐘二則——惡客、青春作伴。

文鈔：臺灣詩社記，臺灣漫錄（二）、鯤鹿撫聞（異僧、毛人）。

輯錄：臺灣詩乘（二）。

《臺灣詩薈》第三號：

詩鈔：春日謁延平郡王祠及詩鐘二則——長生樂、劣棋秦始皇。

文鈔：閒散石虎墓記、顏鄭列傳、臺南古蹟志（一）、

《臺灣詩薈》第四號：

詩鈔：城南雜詩及詩鐘一則——人淡如菊。

文鈔：佛教東來考、寧靖王列傳、臺灣漫錄（三）、詩意。

輯錄：臺灣詩乘（三）。

《臺灣詩薈》第五號：

詩鈔：延平王祠古梅歌、櫟社同人以銀瓶贈鶴亭社長並勝以詩、次韻送小眉之鷺門、劍潭夜光。

文鈔：祭閒散石虎文、陳永華列傳、臺南古蹟志（二）。

輯錄：臺灣詩乘（四）。

《臺灣詩薈》第六號：

詩鈔：題恭邸長公主執扇獨立圖、我昔、牡丹畫扇及詩鐘一則——寶星。

文鈔：臺灣開關紀論贊、臺灣漫錄（四）。

《臺灣詩薈》第七號：

詩鈔：夏日游淡江水源地是世界第三泉、題呂厚庵遺詩。

詞鈔：如此江山。

文鈔：稻江圖書館議、林圯林鳳列傳。

輯錄：臺灣詩乘（五）。

《臺灣詩薈》第八號：

詩鈔：寄李耐農夫婦及詩鐘三則——元旦兩首、長年菜。

文鈔：稻江井欄記書後、劉國軒列傳、臺灣漫錄（五）、星洲懷古。

《臺灣詩薈》第九號：

詩鈔：吳立軒先生挽詩、宿栖雲巖、題荷人約降鄭氏圖及詩鐘一則——惜書。

文鈔：櫟社第一集序、林母陳太孺人墓志、臺南古蹟志

(四)、留聲器考、鯤鹿撫聞(葉省嫂、劉氏女)。

輯錄：臺灣詩乘(六)。

《臺灣詩薈》第十號：

詩鈔：劍潭題壁、八月二十七日觀臺北祀孔有感、西風及詩鐘一則——蟠桃。

文鈔：東西科學考證、臺灣漫錄(六)、書鄭氏故將。

《臺灣詩薈》第十一號：

詩鈔：傍市一首寄小眉攝津、新店爲臺北勝地猝遭洪水室廬盡沒睹此淒涼愴然以吊。

文鈔：林占梅傳、臺灣漫錄(六)。

《臺灣詩薈》第十二號：

詩鈔：蓬萊曲、甲子除夕、著書、題陸丹林紅樹室圖、東游雜誌。

文鈔：萬梅嶼記、明季寓賢列傳、番俗撫聞、左傳索隱

(一)、紀五使嶼。

輯錄：臺灣詩乘(七)。

《臺灣詩薈》第十三號：

詩鈔：寒鴉歎、秋日寄李耐儂、次韻和菽莊先生九日登大倉山、題印度佛教史。

文鈔：清宮玉版記、自來水考、書黃蘗寺僧。

輯錄：臺灣詩乘(八)。

《臺灣詩薈》第十四號：

詩鈔：贈施乾、江山樓席上次韻和志圓法師、送志圓法師歸南海、贈歌者雲霞。

文鈔：書陳星舟先生遺著、臺灣漫錄(七)、書何孝子。

輯錄：臺灣詩乘(九)。

《臺灣詩薈》第十五號：

詩鈔：薔薇謠、北望八首、次韻酬香禪女士見懷之作、次韻酬菱槎、稻江治春祠。

文鈔：麻雀考原、左傳索隱(二)、書陳三姐。

《臺灣詩薈》第十六號：

詩鈔：吾生一首次文訪韻、夜遊劍潭、杜鵑。

輯錄：臺灣詩乘(十)。

《臺灣詩薈》第十七號：

詩鈔：遊白雲寺示同遊李石鯨、寄懷蔡北崙西湖、落花。

文鈔：中國玉器時代考、悔之詩集序、吳鳳列傳、臺灣漫錄(八)。

《臺灣詩薈》第十八號：

詩鈔：圓山貝塚是原人穴居之跡紀之以詩、埔里社、落花詩和南強獄中韻、寄潤庵。

文鈔：周代石鼓記。

輯錄：臺灣詩乘(十一)。

《臺灣詩薈》第十九號：

詩鈔：聞南強鐵生芳園出獄走筆訊之、芳園過訪出示獄中諸詩率兩賦贈、鐵生出獄以蟄龍吟寄余走筆報之、啼缺。

文鈔：臺灣漫錄(九)、書呂阿棗、閩海紀要序。

《臺灣詩薈》第二十號：

詩鈔：送蔡鐵生之榕垣、五月五日、寄沁園、葵花。

文鈔：左傳索隱(三)。

輯錄：臺灣詩乘(十二)。

《臺灣詩薈》第二十一號：

詩鈔：五月十三夜遊劍潭、鰲峰詩草序。

文鈔：吳沙列傳、雍和宮記。

《臺灣詩薈》第二十二號：

詩鈔：寶玉曲、大觀閣曉望。

輯錄：臺灣詩乘(古)。

以上合計詩鈔部分共七十二首，詞鈔部分共一首，文鈔部分共五十九首、輯錄部分為《臺灣詩乘》，刊登十三集，並未刊完（未刊部分，讀者可逕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八十三年三月出版之「連雅堂先生全集」——《臺灣詩乘》頁八二—二六二）。

雅堂之餘墨共二四七則，分別為第一號十五則、第二號十二則、第三號十七則、第四號七則、第五號八則、第六號九則、第七號八則、第八號四則、第九號二十八則、第十號十二則、第十一號十八則、第十二號九則、第十三號十二則、第十四號五則、第十五號無、第十六號六則、第十七號九則、第十八號十六則、第十九號十三則、第二十號十六則、第二十一號十一則、第二十二號十二則。

其與餘墨性質相同之暇茗錄共二十一則，分別為第十五號六則、第十七號四則、第十九號五則、第二十二號六則。至同性質之花叢迴顧錄共十則，分別為第十八號七則、第二十號三則。

雅堂在《臺灣詩薈》之作品除上述外，尚有替別人（含時人或前人）在其詩文、論著前後所加寫的按語、引言、附志、識、跋等至多，其分別載於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第四號、第五號、第十號、第十一號、第十二號、第十三號、第十四號、第十五號、第十六號、第十七號、第十九號、

第二十號、第二十二號、亦均屬字字珠璣之作。

由以上雅堂在《臺灣詩薈》月刊雜誌各號所發表的詩文統計分析，雅堂的詩刊登在該刊者最多，而其他時人、前人的稿件亦以詩最多，《臺灣詩薈》，既以「詩薈」為名，其內容自然亦以詩最多，雅堂及時人、前人之詩每號（期）都有，而且都佔了很大篇幅，這是《臺灣詩薈》的最大特色，也是它不同於今昔月刊雜誌的地方。

四、從《臺灣詩薈》看連雅堂的治學精神

連雅堂是臺灣史上著名的學者，在其短短五十九年的人生歲月，他締造了一般人所不能達到的成就，而他的所有成就，也絕非偶然；本章將從《臺灣詩薈》來探討連雅堂的治學精神，藉資瞭解連雅堂一生成功的原因。

《臺灣詩薈》是雅堂在民國十三年二月至民國十四年十月間所創辦的月刊雜誌，那時雅堂已經四十七、八歲了，雅堂一生最重要、最偉大的著作《臺灣通史》是在民國七年他四十一歲時完成的，《臺灣通史》完成後，雅堂已經成為臺灣知名人士了，雅堂卒成此一名山絕業，早已奠定他在臺灣學術界的地位，但他並不以此為滿足，仍繼續刻苦研究，編撰《臺灣詩乘》，出版《大陸詩草》，經營「雅堂書局」，參加當時方興未艾的臺灣非武力抗日運動，講授臺灣詩文、歷史；後來又主編《臺灣詩薈》，歷經將近二載，多所付出，雅堂成功的治學精神，充分表露無遺，茲詳述如次：

（一）治學謹嚴，追求完美

雅堂一生治學謹嚴，追求完美，本節將從他在《臺灣詩

薈》所發表的作品加以探討。

《臺灣詩薈》，除第十五期外，每期都有餘墨；餘墨，本為補白性質的文字，但雅堂仍特別用心撰寫，字數儘管不多，可是篇篇無不寫得雋永可誦；甚寥寥幾句，勝過長篇大作，最足以顯示他的文才，真學問，真思想（註十）如該刊第三號餘墨論文章與歷史如下：「文章為華國之具，而歷史乃民族之魂，故文明之國，則文章愈美，進化之族，則歷史愈全，今臺灣之文章如何？歷史如何？莘莘學子，當自勉勵，毋為旁人所笑」。

又如該刊第二號餘墨，論作詩如下：「作詩須先相題，而後立意，立意既定，而後布局。布局既成，而後造句。造句之時，並須鍊字。鍊字非有工夫，不能知其巧拙。如少陵之『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平野之濶，大江之流，人能想到，而用『垂』字『湧』字，則非初學所能。又如玉溪之『莊生曉夢迷胡蝶，望帝春心託杜鵑』；胡蝶之夢，杜鵑之心，人能想到，而『夢』字用『曉』，『心』字用『春』，又下『迷』、『託』二字，以見『曉夢』之『迷』，『春心』之『託』，則胡蝶、杜鵑非空語矣。」

雅堂餘墨凡二四七則，每則均能辭尚簡潔，字字珠璣，一語中的，值得玩味。

除了餘墨之外，雅堂在《臺灣詩薈》第十五號、第十七號、第十九號、第二十號所寫的啜茗餘，雖係喝茶、品茗之餘所寫的小文章，亦均如同餘墨，一點也不含糊；如該刊第十九號論《閩海輯要》一書如下：「閩海紀要為清代禁書，而鄭氏之信史也，故余喜而刊之。某君讀後語人曰：『此書所載，多與《臺灣府誌》不同，雅堂校刊時，何不不改之？』」

余曰：「此書之價值，正與《臺灣府誌》不同；夫府誌為清代官書，其載鄭氏，辭多誣譏，而此為私人著作，據事直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此其所以可寶也」。余謂讀史者，當多讀野史，考證異同，辨析是非，方不為官書所囿」。

另餘墨、啜茗錄之外之花叢迴顧錄（該刊第十八號、第二十號），多談女中之事，而雅堂亦均能用心撰寫，不論為瑣文，如該刊第十八號談明珠其人云：「明珠，臺南人，赤城花榜之殿軍也；時年已近花信，而嬌姿媚態，綽約可人，余因贈以詩云：桃色餘艷終經雨，柳絮紛飛漫化泥；一樣天涯論落恨，春風已在鳳城西。明珠得詩，乞余畫扇，每自吟詠，曼聲宛轉，至於泫然，詩人感人深矣；其後，不知所終」。

治學謹嚴，是為學問成功之不二法門，清桐城派學者方苞然，雅堂亦然。

（二）讀書有方，不尚死讀

雅堂讀書，無論工作多忙，每天晚上照例要讀兩個小時的書（註十二），這是他的讀書方法。

《臺灣詩薈》餘墨，雅堂對讀書方法，更有獨到之見解，其云：

《臺灣詩薈》第七號餘墨：

人不可自恃其學，自恃其學則不日進而日退，孔子曰：學而時習之；荀子曰：學然後知不足。吾雖下愚，以此自勵。

《臺灣詩薈》第十八號餘墨：

讀書之患在於好多，多則泛，泛則不精；他人知之，而

我亦知，他人言之，而我亦言。究之書之精微，則不能知不能言，則知之言知，亦恐買櫝還珠，看朱成碧，非徒無益，而又有害。

讀書之患在於躐等，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人事之宜然也。而今之青年，字義未晰，而讀古文，且欲讀秦漢之文，倘恍迷離，錯嘗八九，非徒無益，而又有害。

讀書之患在於無恆，一暴十寒，古人所戒，而讀書者每不能自守時間，復不能自定課本，一書未完，又讀一書，東奔西走，莫得徑塗，非徒無益，而又有害。

讀書之患在於過勞，夫書所以長學問養精神也。若讀之過勞，孜孜矻矻，夜以繼日，則學問未得，而精神已疲，非徒無益，而又有害。

(三) 注重考證，實事求是

考證之學，盛行於清代，號稱漢學或樸學，為當時學術之主流，其治學方法，在搜集資料，作綜合的研究，參驗見聞，以求實證（註十二）。

雅堂治學，注重考證，舉凡佛教東來、留聲器、東西科學、自來水、麻雀（將）、中國玉器等，雅堂均深入加以考證，發表文章，刊登詩薈，以饗讀者（註十三）。

另雅堂在《臺灣詩薈》各期所發表連載之《臺灣漫錄》（第一、二、四、六、八、十、十一、十四、十七、十九號），《臺南古蹟志》（第三、五、七、九號），對臺灣史蹟（如延平祠）、文物（如寧靖玉笏）、民俗（如石敢當）等，亦均詳予考證，以探究事與物之真相。

《臺灣詩薈》第二十一號莊怡華「題臺灣通史後即贈雅

堂」詩鈔有云：「連橫字雅堂，橫曰茲任重；余責何敢忘，覃思廢寢饋；稽古羅縹緲，遠搜攸盧秘；旁采夷獠鄉，寂寥千載事」。雅堂注重考證，由此詩意，可以想像。

(四) 治學中庸，新舊兼顧

《臺灣詩薈》第四號餘墨：雅堂曾謂：「文章尚古，學術尚新，此余二十年來所主張也，故余讀古書，輒以最新學理解釋文，而握筆為文，則不敢妄摭時語，以炫新奇，真守舊也」。

《臺灣詩薈》第五號餘墨，雅堂又謂：「夫知古而不知今，不可也，知今而不知古，亦不可也。故學術尚新，文章尚舊，採其長而棄其短，芟其蕪而揚其芬，而後詩中之精神，乃能發現」。

由上可知，雅堂治學既與當時那些食古不化，頑冥固守的腐儒迥然不同，又和那些徒尚摩登，以標新立異，藉以嚇人之輩，也不一樣，可謂最得中庸之道者（註十四）。

(五) 多方研究，見解深入

雅堂治學，多方研究，從他在《臺灣詩薈》各期所發表的作品，除了詩詞之外，也發表很多傳記、索隱、短文，考證文章及其他有關臺灣史事之雜錄，古跡志，番俗摭聞；同時亦喜謎捲、詩鐘、啜茗、雜談，無所不包，研究廣泛。

至雅堂治學，見解深入，亦為其特長，茲舉一例可知：《臺灣詩薈》第十一號餘墨，論人一事，見解深入，發人深省：

「人不可自恃其力，牛馬獅象，力之最大也，或以耕田，或以輓車或爲人繫捕，而幽之檻內，故漢高曰：吾能鬥智，不能鬥力」。

「人不可自恃其財，鄧通銅山，石崇金谷，或以餓死，或以殺身，且當彌留之際，雖千萬金錢，不能丐其一息，則財果可恃耶」。

「人不可自恃其能，世上事物，千變萬化，何可稍示驕矜，驕則僨事，矜則易物，故曰：喜騎者，墜。善泅者，溺。然則我何恃乎，我所恃者，正義也，人道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六)重視評論，獨樹一格

重視評論，爲雅堂治學特色之一，且獨樹一格，爲太史公司馬遷之後最佼佼者。《史記》一書常有「太史公曰」；《臺灣通史》一書，亦常有「連橫曰」：均屬評論性質之文章，而雅堂更有甚者，除文末有「連橫曰」之評論文字外，文首亦有「連橫曰」之評論文字。如《臺灣詩薈》第十二號「明季寓賢列傳」，文首有「連橫曰……」，文末亦有「連橫曰……」之評論文字，爲他書之所無（註十五）。

另《臺灣詩薈》時人或前人的詩文，雅堂亦常在文末加以評論，如詩薈第一號黃宗羲所撰之〈賜姓始末〉，雅堂在文末之附志，即是一種評論之文字；又如詩薈第二號〈陳旭初詩集〉，雅堂在文末所作之跋亦爲一種評論的文字，餘詳見詩薈，不在此贅述。

(七)重視民族精神之闡揚

《臺灣詩薈》第一號〈臺灣通史序〉一文，雅堂云：「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龜鑑也」。雅堂在《臺灣通史》一書，頗多重視民族精神之闡揚，他假借鄭延平、朱一貴、林爽文反清的民族運動，作爲他反抗日本統治的掩護，臺灣舊志不稱鄭延平反清復明的孤忠高義，而以島夷海寇視之；不載朱一貴、林爽文等草澤英雄的民族大節，而以叛逆亂民視之，但是連雅堂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場，對於鄭、朱、林三氏所爲，卻予以最高的敬意與讚歎（註十六）。

民國肇建，雅堂發表「告延平郡王文」，正義凜然；其後，雅堂在《臺灣詩薈》裡也發表及蒐集很多有關延平詩文，如第一號「延平祠記」文、第三號「春日謁延平郡王祠」詩、第三號「我延平郡王，獨申大義於天下，開闢東都，以存明朔」語、第四號「賀延平王啓」文、第五號「祭延平王文」，「延平王祠古梅歌」詩、第七號「鄭氏家廟」文、第八號詠「鄭成功」詩……等等，均可看出雅堂重視民族精神之一面；凡此種種，雅堂因而贏得愛國學人之美譽（註十七）。

(八)治學充滿自信，締造一生成就

雅堂創辦的《臺灣詩薈》，起初大家都不看好，認爲最多不會撐到二、三期，但由於雅堂本身治學一向充滿自信的精神，故終能繼續發行至二十二期，直到他赴大陸西湖養病而後停刊，此從臺灣詩薈第十二號餘墨雅堂所云可知：

其一：「不佞之刊詩薈，以爲一二期而止矣，則旁觀者亦以爲二三期而已，而今乃出至第十二號，此雖不佞慘淡經

營之功，而亦讀者諸君援助之力」。

其二：「詩薈之刊，今始第十二號，眷顧前途，既大且遠，如行千里，僅舉一步；則此後之長途跋涉，險阻備嘗，尚有望於讀者諸君之策勵，而後得赴其所期。」

由於雅堂治學充滿自信，故除早期完成的《臺灣通史》歷史鉅著外，亦復賈其餘勇，先後完成《臺灣語典》、《臺灣詩薈》、《中國文字學上之古代社會》、《鄭氏時代之文化》、《臺灣考古錄》、《臺灣古跡志》、《臺灣漫錄》、《關中遊記》、《板橋夜話》、《霧峰快談》、《臺灣地名考》、《南洋拓殖傳》等等名著。其間並開設「雅堂書局」，完成常人所不能完成之學問與事功，締造一生之成就，良有以也。

五、結語

《臺灣詩薈》，民國十三年二月因雅堂主辦而刊行；民國十四年十月，因雅堂赴西湖養病而停刊，前後發行二十二期，期期皆與雅堂息息相關，連雅堂與《臺灣詩薈》，《臺灣詩薈》與連雅堂，在當時的臺灣文壇幾乎都把兩者連在一起。

雅堂對《臺灣詩薈》投入之深，用心之勤，使得他在臺灣文學界獲得至高之評價；《臺灣詩薈》第五號尺牘有漢如者復雅堂書讀道：「大編宏作，惠及遠人；垂愛綈袍，歡感無斁；藉悉起居，故興不淺，海島文獻，端賴表揚；發前哲之幽芳，垂後人之典則」，所言可謂切中肯綮，實至名歸（註十八）。茲謹以一首詩錄於後做為本文之結束：

一編詩薈落人間，為播先民締造艱。特此苦心開後學，

文明終不墜臺灣。

可以興觀可以群，中原今已廢斯文。千秋大雅扶輪手，海上騷壇賴有君。

百花生後第三朝，吐艷揚芬一歲饒。長願春風吹不息，萬千紅紫湧思潮（註十九）。

〔註釋〕

註一：連雅堂所創辦之《臺灣詩薈》月刊雜誌，前後共發行二十二期，時人投稿或文稿刊於該雜誌者頗多，所有作者簡介，包括時人、前人，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於民國八十一年所出版之「連雅堂先生全集」——《臺灣詩薈》下冊之末，均予臚列，可供參考。該刊第七號尺牘「笑僂與雅堂書」，有云：「近者，詩薈出版，先生以文壇宿將主持其間，一時名作蔚矣如林，爭奇逞妍，甚盛事也」。

註二：《臺灣詩薈》第十八號尺牘有泉州人佑安（即林猷鶴），於民國十三年七月與雅堂書云：「四月間接到第二號詩薈，披誦之下，有語皆秀，無唾不香」。又同號有北崙（即蔡伯毅）者復雅堂書云：「蓋先生之文章，有神有眼，能洞見我肺腑也，可見詩薈水準之高」。

註三：《臺灣詩薈雜文鈔》，係林小眉等多人作品、《臺灣詩乘》，係雅堂於《臺灣通史》既刊之後，乃集古今之詩，刺其有繫臺灣者編而次之、《連雅堂先生年譜》，係鄭喜夫所編、《連雅堂先生相關論著選輯》（上）、（下）冊，係楊雲萍等多人作品、《臺灣詩薈》則係連雅堂於民國十三年在臺北創辦的月刊雜誌，非全其一人之作品。

註四：鄭喜夫：《連雅堂傳》，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臺灣先賢先烈專輯（第一輯），民國六十七年六月，頁一一四頁。

註五：鄭喜夫：同註四前揭書，頁一四及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八十一年三月，頁三六。

註六：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臺灣詩薈雜文鈔》弁言，八十一年三月。

註七：黃得時：《臺灣詩薈與連雅堂先生》，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連雅堂先生全集」——《臺灣詩薈》上册之首頁，八十一年三月。

註八：上述數據統計，悉以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八十一年三月編印出版之《臺灣詩薈》（上）、（下）冊為準。

註九：連震東：《先父生平事蹟略述》，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出版之「連雅堂先生全集」——《連雅堂先生相關論著選輯》下冊，民國八十一年三月，頁三六；另《臺灣詩薈》第二十一號之末尺牘部分有吹萬者復雅堂書亦云：「臺灣詩薈，則先生及洪君之作皆在焉」。

註十：參見黃得時：同註七前揭書及鄭喜夫：同註四前揭書，言及餘墨部分。

註十一：鄭喜夫：同註四前揭書，頁一七。

註十二：傅樂成：《中國通史》，大中國圖書公司，民國五十三年十月，頁七五三。

註十三：雅堂在《臺灣詩薈》第四號發表〈佛教東來考〉、第九號發表〈留聲器考〉、第十號發表〈東西科學考〉、第十三號發表〈自來水考〉、第十五號發表〈麻雀考原〉、第十七號發表〈中國玉器時代考〉。

註十四：黃得時：同註七前揭書。

註十五：雅堂所著《臺灣通史》一書，經統計文末有「連橫曰：」之評論文字者計有卷一開闢紀、卷二建國紀、卷四獨立紀、卷二十九寧靖王列傳、陳永華列傳、劉國軒列傳、卷三十施琅列傳、吳球劉卻列傳、朱一貫列傳、楊殷阮王列傳、卷三十

一王世傑列傳、吳鳳列傳、施楊吳張列傳、林胡張郭列傳、林爽文列傳、卷三十二謝鄭列傳、吳沙列傳、姜周列傳、姚徐列傳、鄭勒先列傳、郭光侯施九級列傳、卷三十三林奠國列傳、林占梅列傳、羅陳列傳、沈葆楨列傳、袁聞柝列傳、劉銘傳列傳、劉璈列傳、林平侯列傳、卷三十四梁成枋列傳、卷三十六邱逢甲列傳、唐劉列傳等。文首有「連橫曰：」之評論文字者計有卷六職官志、卷八田賦志、卷九度支志、卷十典禮志、卷十一教育志、卷十二刑法志、卷十三軍備志、卷十四外交志、卷十五撫墾志、卷十八權賣志、卷十九郵傳志、卷二十糧運志、卷二十一鄉治志、卷二十二宗教志、卷二十三風俗志、卷二十六工藝志、卷二十七農業志、卷二十八虞衡志、卷三十四鄉賢列傳、卷三十五貨殖列傳、列女列傳——余林氏部分等。至文首、文末皆有「連橫曰：」之評論文字者計有卷二十九顏鄭列傳、諸臣列傳、諸老列傳、林圯林鳳列傳、卷三十一臺東拓殖列傳、卷三十之吳彭年列傳等。

註十六：朱學瓊：《從臺灣通史看連雅堂的民族意識》，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連雅堂先生全集」——《連雅堂相關論著選輯》下冊，民國八十一年三月，頁二二。

註十七：雅堂重視民族精神之闡揚，吾人從他在《臺灣詩薈》各號所發表之詩文可以瞭然，故他不但在生前享有聲譽，在死後也令人懷念，臺灣光復後不久，即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雅堂卒後十四年，先總統蔣公為篤念先賢，表彰正學，特頒褒揚令，加以褒揚。另後人對他崇拜者亦多，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連雅堂先生全集」——《連雅堂相關論著選輯》（上）、（下）冊，內有多人論著加以推崇；今人陳朝祥亦曾撰寫「〈愛國學人連雅堂先生〉一文加以讚道（見人力發展月刊第二十八期，民國八十五年五月，臺灣省政府公務

人力培訓處出版)。

註十八：漢如，李黃海字也，黃海一字耐儂，澎湖人，移居樹林，爲臺灣日日新報記者及新學叢誌編輯，所著《耐儂詩話》即刊於該刊，曾寓天津等地，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之「連雅堂先生全集」——《臺灣詩薈》下冊之末作者簡介。

註十九：許自立（豫庭）：〈雅堂先生發刊詩薈周晬賦此寄祝〉一詩，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之「連雅堂先生全集」——《臺灣詩薈》第十六號詩鈔。

作者簡介

姓名：江錫賢

籍貫：臺灣省南投縣

年齡：民國三十五年生

學歷：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東海大學公行所省政班結業

經歷：南投縣政府秘書、行政室副主任、計畫室主任、省研考會研究員兼管考組組長、綜計組組長、省府專門委員，現任省文獻會委員

著作：口述歷史研究初探、二十年來臺灣省政特色、行政研究六篇、公文著作解析研究等。